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朱　堦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禮記集說　禮類三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閣後終于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為鋟板于江東

漕院越九年湜復加校訂定為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采摭羣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註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採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

云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註立

于學官而澔註在若隱若顯閒今

聖朝

欽定禮記義疏取于澔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

久必論定乎又澔後序有云他人著書惟恐

不出于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于人後有達

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

谿黄震讀禮記日抄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

解皆取湜書刪節附以已見黃氏融滙諸家猶出姓名于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欒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欒所作自序即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徵猶賴夫子之所雅言羣弟子之所記録故尚有存者迨是古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晉宋隋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

不過習其句讀以為利禄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為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業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此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荅問而未及著為全書嗚呼學殘文闕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

世善為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
講者會稡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甯何晏例各記其
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灑埽
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
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
非有一毫勉强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
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
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

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為武進令云寳慶元年冬十有一月甲申臨邛魏了翁序

禮記集說序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頴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緜正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為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

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註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録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茍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

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稡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予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於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為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有未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辨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刋削前言張宣公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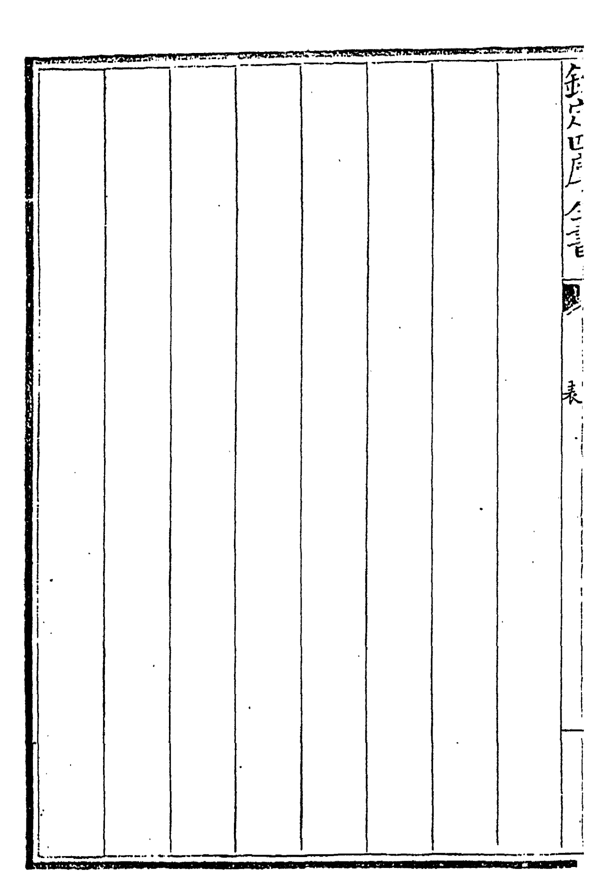
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爾蓋盡載程張吕楊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予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為學者造約之地邪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麤備或於聖代闕文小有補云寶慶丙戌七月既望吴郡衛湜正叔叙

進禮記集說表

臣澔言伏以私庭學禮妄嘗窮汗竹之勞昭代尊經竊欲效野芹之獻輒忘寡陋仰瀆睿聰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六籍之指歸賴羣言之訓釋戴記雖云於後出漢儒備述於前聞制度文為炳若具陳道德性命爛然畢載儻非博習疇克兼通然俚箋膚說罕識其全故微辭奧旨或幾於晦所可知也猶多闕焉臣蚤襲布韋濫承弓治睠時恭儉莊敬之教頗得父兄師友之傳念藝

著名場者僅止決科而業擅專門者又多膠柱乃考同而辨異爰撮要以芟繁孔鄭註疏孰是孰非程張講授或詳或約會稡略備編摩罔遺閱二十餘年其書始成凡四十九篇之義皆在可以施於新學庶有補於將來恭惟皇帝陛下天啓皇圖日新聖政謂家欲齊國欲治必謹範防而帝所興王所成不相沿襲若朝覲會同之品式與射鄉祀饗之等威方蒐舉於縟儀以鋪張於景鑠有元老大臣以賛表章之盛有鉅儒碩士以增緝熙

之光雖簡斷以篇殘亦海涵而川納兹率錄諸家之善庸
冐塵乙夜之觀舉而錯之維其時矣名曰集解敢睎先
哲之纂修悉上送官願備秩宗之採擇臣所編禮記集
說一百六十卷謹繕寫成五十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
言



統說

孔氏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没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周禮儀禮亦是禮記之書自

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又云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今禮行於世者二戴之學也又云戴德

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又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及楊榮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永平中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玄等各有傳授

河南程氏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橫渠張氏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

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又曰禮記大抵出於聖門二三子之傳講解各異故辭命不能無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又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又曰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有可疑者姑置之

永嘉周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

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

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

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乃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

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賔之别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

者也然聖人之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茍自異於禽獸耶蓋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新安朱氏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

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熈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

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

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
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録雖曰漢儒所録然亦儀
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
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至於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之書
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
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
而録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禮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為之說使貫為一家則妄之甚者也今之解禮記者何以異此春秋五傳毛詩四家至今不能一也而況聚訟之書獨奈何欲一之乎所可惜者當時記載之初不題所作之人如春秋傳所載尸子魯子沈子女子之類則善矣今案檀

弓之言喪或以為大功或以為齊衰或以為當使之喪或以為不使之喪或以為可反或以為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為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為一說而並用之者也自餘諸篇不載姓名則遂以為此皆古之成禮也而一切强解而曲通之如合衆醫之說汗下攻補通為一方而以為此秦越人之意也不已謬乎

集說名氏

後漢鄭氏玄字康成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以禮記乃融植所考定遂為之註

唐孔氏穎達字仲達先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彦柳士宣范義頵張權等取皇甫侃熊安生二家義疏刪定續與前脩疏人及周玄達趙君賛王士雄等覆更詳審為正義凡七十卷

案鄭氏註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

學可及孔氏正義以一時崇尚讖緯多所
採録然記載詳實未易輕議嘗讀朱文公
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
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為兩事剖析精
詣前所未有今觀鄭註已具斯㫖又劉原
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
葬聖人也以與為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
義已有是説姑摭此二端言之歴考諸家

訓解發明經旨者固不為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曰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第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十數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為

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為孔氏之書而已今仍以孔氏冠其首他説有可採而姓氏幸不為孔氏所去者具載於下

魏田氏瓊

晉淳于氏纂

晉賀氏循

晉曹氏述初

皇甫氏侃

崔　氏靈恩

北齊熊　氏安生

庾　氏蔚

唐賈　氏公彦

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註之

後僅有黃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彦

等裁定為五十卷

唐丘氏光庭

兼明書四卷採摭經典訓釋之不同復以經典證之

唐中山成氏伯璵

禮記外傳四卷吳郡張幼倫註凡一百一十條雖舉禮記為目實兼三禮言之

唐趙氏匡字伯循

唐陸氏元朗字德明

經典釋文

唐陸氏贄字敬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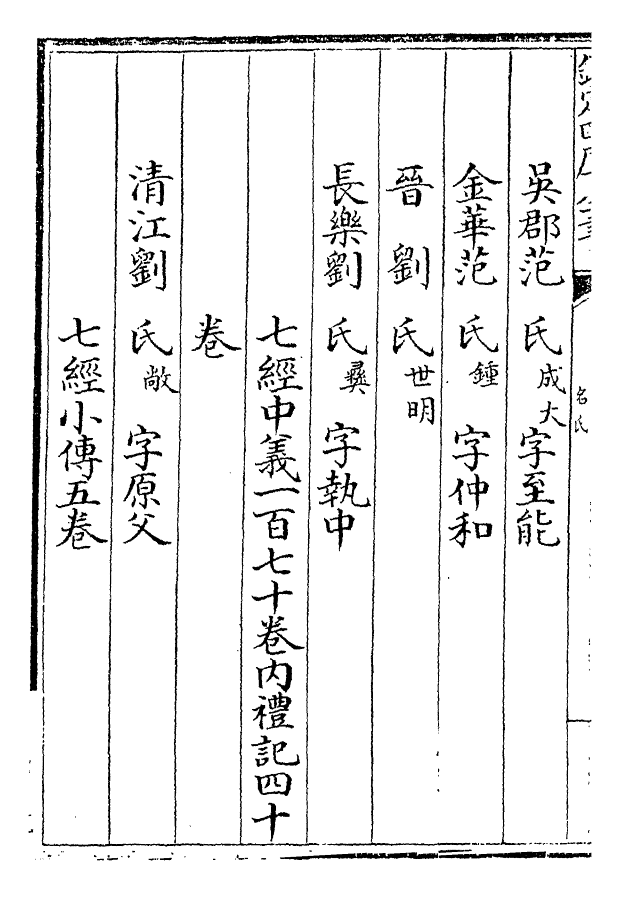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佃字農師

解四十卷又新説四卷

象山陸氏九淵字子静

晉范氏宣

華陽范氏祖禹字淳甫



吳郡范氏成大字至能

金華范氏鍾字仲和

晉劉氏世明

長樂劉氏彝字執中

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内禮記四十卷

清江劉氏敞字原父

七經小傳五卷

建安劉氏

劉氏孟治

元魏王氏肅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甫

禮記發明一卷

新安王氏

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

運禮器郊特牲内則玉藻明堂位大

傳中庸大學投壺十五篇

王　氏昭禹字光遠

王　氏蘋

王　氏

唐魏　氏徵字玄成

臨卭魏　氏了翁字華甫

唐張　氏守節

橫渠張　氏載字子厚

記說三卷

廣漢張氏栻字敬夫

范陽張氏九成字子韶

吳郡張氏幼倫

張氏

東山何氏

何氏偫

何氏洵直

何　氏平叔

濂溪周　氏敦頤字茂叔

延平周　氏諝字希聖

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中興館閣書目

永嘉周　氏行己字恭叔

柯山周氏處約

河南程氏顥 字伯淳 弟頤 字正叔

沙隨程氏迥

建安游氏酢 字定夫

廣安游氏桂 字元發

經學十二卷

延平楊氏時 字中立

泰溪楊氏復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二卷

慈湖楊　氏簡　字敬仲

藍田呂　氏大臨　字與叔

解十卷案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有表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八篇而已今書坊所刊十卷又有曲禮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東萊呂氏本中字居仁　祖謙字伯恭

海陵胡氏瑗字翼之

廬陵胡氏銓字邦衡

禮記傳十八卷

武夷胡氏安國字康侯

五峯胡氏宏字仁仲

王氏子墨

盱江李氏覯字泰伯

仁壽李　氏道傳

四明李　氏元白

李　氏格非字文叔

精義十六卷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為之義

長樂陳　氏祥道字用之

講義二十四卷禮書一百五十卷禮

例詳解十卷 弟晹 字晉之樂書

二百卷

温陵陳 氏知柔 字體仁

永康陳 氏亮 字同甫

天台陳 氏騤 字叔進

北溪陳 氏淳 字安卿

陳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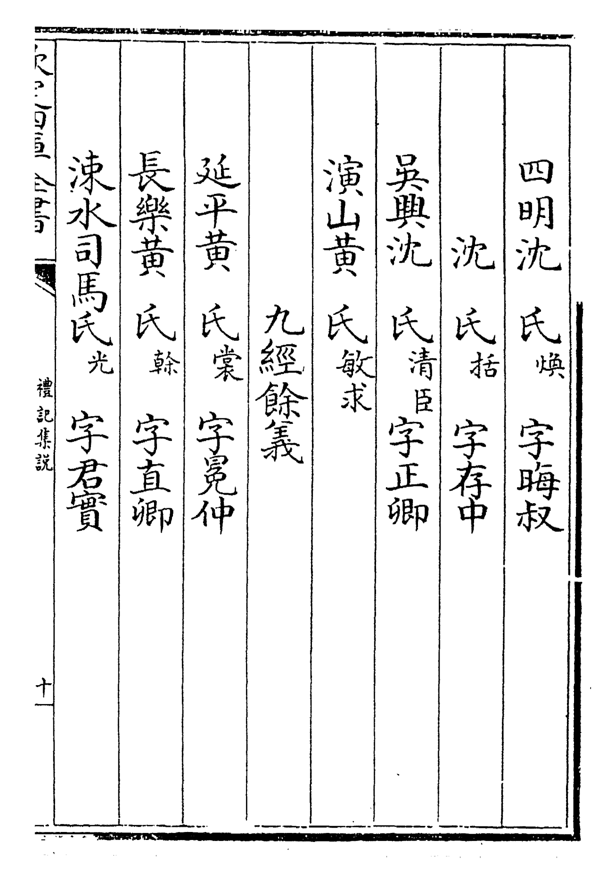
石林葉 氏夢得 字少藴

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録時有論説

龍泉葉氏適　字正則

葉　氏棣

葉　氏



四明沈氏煥字晦叔

沈氏括字存中

吳興沈氏清臣字正卿

演山黄氏敏求

九經餘義

延平黄氏裳字冕仲

長樂黄氏龢字直卿

涑水司馬氏光字君實

南豐曾氏鞏字子固

河東侯氏仲良字師聖

嚴陵方氏慤字性夫

解義二十卷

馬氏晞孟字彦醇

解七十卷

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世方氏最為詳悉有補初學

然雜以字說且多牽合大為一書之累間有與長樂陳氏講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己出也馬氏陸氏皆略馬氏大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為呂氏今從之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字學誤之也

上蔡謝　氏良佐字顯道

河南尹　氏焞字彦明

新安朱　氏熹字元晦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外其他講說

散見於語録儀禮經傳解註

嵩山晁　氏以道字說之

兼山郭　氏忠孝字立之

毗陵慕容氏彦逢字叔遇

金華唐氏仲友字與政

慶源輔氏廣字漢卿

取註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傚

呂氏讀詩記編集間有已說

金華應氏鏞字子和

纂義二十卷

永嘉徐氏自明字誠甫

江陵項氏安世字平甫

永嘉戴　氏溪　字少望

永嘉薛　氏季宣　字士隆

高要譚　氏惟寅

宣城奚　氏士達

霅川倪　氏思　字正甫

建安潘　氏植

四明袁　氏甫　字廣微

會稽髙　氏閌　子文彪

眉山家　氏頤

臨卭宋　氏遠孫

四明宣　氏繒　字子平

建安真　氏德秀　字景元

錢塘于　氏有成　字君錫

新定顧　氏元常　字平甫

鄱陽洪　氏邁　字景盧

吳　氏華

錢塘吳　氏知愚字子發

晉陵喻　氏樗字良能

嚴陵喻　氏仲可字可中

嚴陵錢　氏文子

新定錢　氏時字子是

莆陽鄭　氏耕老字穀叔

鄭　氏

眉山孫　氏佖

孫　氏景南

莆陽林　氏光朝　字謙之

林　氏㘌

金華邵　氏淵　字萬宗

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篇

新定邵　氏甲　字仁仲

海陵查　氏

西蜀董　氏

晏氏光

湛氏循

毛氏信卿

蔡氏淵

蔣氏君實

莊氏夏

施氏

處氏

費氏

盧氏

譙氏

許氏

俞氏

張氏

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録訓解

不著姓名闕而存之

以上解義唯嚴陵方氏廬陵胡氏始末全備自餘多不過二十篇或三數篇或一二篇或因講說僅十數章其他如語録如文集凡有及於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裒輯編次麤已詳盡唐杜佑通典論議喪制者亦已編入獨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

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
知量甚矣大抵解經非其他著書
比前後諸儒類嘗講究後學偶得
昔賢未竟之旨曾未一二動欲牽
强飽飣自為一書以垂世不無差
謬蹈襲之患至有立意毀訾如休
者亦登載中興館閣書目今不取

名氏

禮記集説卷一

宋 衛湜 撰

曲禮上第一

唐陸氏曰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

藍田吕氏曰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禮之細也布帛之有

經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故經禮象之經禮三百葢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昬鄉射喪紀之禮其節文之不可變者有三百也布帛之有緯其文曲折有變而不可常者也故曲禮象之曲禮三千葢大小尊卑親疎長幼並行兼舉屈伸損益之不可常者有三千也今之所傳儀禮者經禮也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節則曲禮也漢興髙堂生傳禮十七篇今儀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

所傳授之書雜收於遺編斷簡者皆經禮之變節也特以此篇名曲禮者蓋他篇稍各以類相從此篇雜記諸禮曲折之文者也

石林葉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制之凡也曲禮其變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羣執事讀

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
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
法或讀之以喻衆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
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禮今禮記首載曲
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爾
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歠孟子亦云則
孟子猶及見其略歟所謂經禮者無復聞矣
新安朱氏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為禮

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
儀禮冠昏吉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
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為冠昏
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
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
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
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授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
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䂓為勝諸

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邪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

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攷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内則王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

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東萊呂氏曰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

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内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花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所謂徐行後長灑埽應對皆是遜志氣象

馬氏曰直則簡曲則詳直有所礙則曲以通之簡有所略則詳以足之先王制禮小大曲直如棟梁榱桷相成而不可以相無也其威儀法度纖悉完具視之

若甚繁及考其義而要其歸則知其支離之所以為簡易也故曰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後世之不知禮者以為繁禮飾貌無所用之者是未嘗推明先王之禮意耳

山陰陸氏曰小禮之不謹大禮之所自亡也

龍泉葉氏曰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

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鄭氏曰禮主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此三句可以安民

孔氏曰此明人君立治之本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為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為實驗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

唐陸氏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

廬陵胡氏曰上三句聖賢皆當如此乃可安民不必人君也人君尤當謹爾

河南程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明道

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矣

建安真氏曰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葢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歟　又曰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不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

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誠則達乎天道矣此誠敬之分也伊川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　又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　又曰敬一也而

貫於動静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不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静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以敬尤在於静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静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静言矣方静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鏡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時不存

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嘗莊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賛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無弊動靜循理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

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人心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不散　又曰此心存則萬理便森然於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又曰誠與敬不相關恭與敬却相關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又曰堯之欽明舜之温恭湯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止工夫都如此

橫渠張氏曰事主於敬則無過舉也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則民可望而知也學者必自此推類

新安朱氏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説則氣象淺迫無含蓄也

石林葉氏曰禮主於敬敬者所以直内也内既直則儼若思者德威也安定辭者德言也德威惟畏德言惟信非安民哉

藍田吕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脩身為本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敬之謂也脩身者正言貌以禮

者也故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此脩已以安百姓也故天下至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記之首章言之

求嘉周氏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脩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然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顏淵之坐忘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者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頤之

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為天下莫不一於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馬氏曰夫敬者出於心而無事於外也在於我者出入顯晦之無常待乎物者貴賤賢否之不一至於敬

而不慢則無處而不然也語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夫小與寡者人之所易者也而君子不敢慢者以其在已者主敬而已思者神之所運而心之所潛也邪正賢愚之行積於所思而發於外者也儼若矜莊於外也儼然而莊則心之所思者静而正矣此君子之所以發而無不中也安定則有主於中奠而後發

吳興沈氏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聖人

之言也自此而下雖至繁至悉然法度森容毫髮不可犯所以為曲禮

永嘉戴氏曰學以禮為先禮以敬為本然而持敬為難故去其不敬者乃所以為敬也寡欲則心可養閑邪則誠自存毋之為言禁止之辭也聖人於忿言懲於慾言窒於己言克於心言制於意必固我言毋皆用力之辭也儼若思者非真思也有所思則坐馳矣安定辭者非無辭也定其辭而後發也凡此皆主敬

之功也儼若思則動容貌而民莫不服安定辭則出辭氣而民莫不信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其於安民也何有夫子曰脩已以敬又曰脩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其本則一而已

眉山家氏曰儼若思乃毋不敬之象毋不敬乃儼若思之實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氏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孔氏曰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矜己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為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長心所貪愛為欲飲食男女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縱在心未見為志但不得自滿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廬陵胡氏曰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從如字春秋傳云魯君世從其失長久也盧植馬融王肅並同

藍田吕氏曰敖者人之所自恃也長之則慢物一命而吕旅再命而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長傲者也欲者人之所不能無也從之則喪已而滅天理好惡無節於内從欲者也志者務存於遠大故不可滿也齊桓公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其滿可知矣致

樂以治心則君子未嘗不欲樂也亦使樂而不流感動人之善心而已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此極樂者也四者皆人情之所不免過則害也

永嘉周氏曰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凡人之所以有

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强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彼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已而狥物此所謂欲也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彼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非世俗之鄙心也凡人之志所以有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心在

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

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絶之也欲不可縱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約而歸於禮也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則驕敖之喪德也甚矣此所以不可長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葢欲者出於人為遂之而不克以義則無所不至矣此所以不可從也夫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侈然有自大之心則失其所以為善此所以不可滿也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蕩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聖人知其不可絶也故立中禮以防之葢酒者所以合歡必使之賔主百拜而不敢醉樂者所以導和必使之正以雅止

以敬而不敢流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敢放焉此所以不可極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放之謂敖有所放而不能禁則慢矣有所慕之謂欲有所慕而不能制則淫矣有所之之謂志不能持則溢有所湛之謂樂不能反則荒此四者皆生於心而已禮節人心者也故於此言之

永嘉戴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始能復禮四害不除人欲方熾天理不存何禮之云雖然儆

凶德也一毫不可萌矣而曰不可長欲者禁而絶之可也而曰不可縱意聖人誘進學者其立訓猶若是其恕乎或者猶曰禮者聖人所以强人其亦不察諸此矣

王氏子墨曰有勝心則敖必長有侈心則欲必從有驕心則志必滿有淫心則樂必極不正其心而徒戒其已甚者何也是固欲正其心也吾何為而傲何自而有欲所志者安在所樂者何事四者從何而生而

其漸至於不可遏反觀吾心四者何有當知是心不可蹟矣使徒遏其末流則隨止隨起終亦必甚而已矣

費氏曰此四戒者皆所以持其敬也傲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惰而不加脩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之學莫累乎有已尤莫累乎有物

凡累乎物皆私乎已者也矜已凌物為傲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志大則常虛而能容物志小則易滿而能拒物彼傲者自以已大而物小孰知乃所以為已之小哉逐物快已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極夫樂節而止則轉物而不流蕩而極則徇物而忘反彼縱者自以物常順乎已而無逆孰知乃非所以為已之適哉四者蠹心之蟊賊溺身之酖毒學者所宜深戒

毛氏信卿曰人皆曰禮所以強人吾獨謂禮所以適

人蓋聖人不能使人之忘情而能使人之節情不能絶人之情而能制人之情傲不能盡無也不長之足矣欲不能盡無也不從之足矣蓋强人以其所難則人有所不堪且將蕩然無所限隔反自肆而莫之止故不若即其情而為之制使行焉而自著居焉而自安則物或牽而心不應身或作而心不隨尚何傲欲之有　又曰禮者何天理是也非禮者何人欲是也心無一物是謂天理心有一物是謂人欲然天理人

欲相為消長有一分之人欲即滅一分之天理存一分之天理即勝一分之人欲聖人所以為聖人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衆人所以為衆人以其滅天理而窮人欲學者將欲反其天理果何所事哉塵去而鑑明鑛盡而金見人欲去而天理全矣故聖人之教不急於反天理而先於節人欲也傲也欲也皆人欲也不為血氣所使自然明於親賢公於好惡天理豈不自此得乎苟得苟免皆人欲也不為人欲所使則心

肅而體莊貌誠而意敬天理豈不自此復乎記者先之以四不可與夫六毋皆戒人之節人欲也繼之以敬愛賢者以至於坐如尸立如齊皆誘夫人之反天理也學者苟欲至乎天理當自節人欲始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鄭氏曰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心服曰畏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

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安安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

孔氏曰自此至勿有一節總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賢是有德之稱朋類附近習其德藝易相褻慢戒令相敬賢者人心服畏不可疏之鄭引宋樂氏見左傳襄二十九年引舅犯見左傳僖二十三年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賢者狎之非徒愛也以其道

可尊故敬之畏之非徒敬也以其徳可慕故愛之狎
而敬之交可久也畏而愛之情可親也君子之於衆
人則有私愛也不敢蔽其惡有私惡也不敢掩其善
臧伯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美
疢不如惡石此知其善惡者也積者不能散懐於聚
也安安者不能遷懐於居也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
於已也孟子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此能散者也
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當可去也雖父母之國去之況於他乎此能遷者也
嚴陵方氏曰狎有近習意狎以迹而敬以心畏其威而愛其德非特言人之於賢當如是也又以見賢於人者能使人如是焉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情之所愛不必皆善故必知其為惡情之所憎不必皆惡故必知其為善
山陰陸氏曰狎而敬之則尊畏而愛之則親

馬氏曰狎則生侮必將之以敬畏則不親必輔之以愛四者並行則待賢之義具矣夫天下之是非善惡所以不明者蔽於人之憎愛不能循理以察物也故曰公生明偏生暗好惡正則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積而能散者以財發身也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也

永嘉周氏曰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

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疏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無私惡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已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已私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在人者猶在已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

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

東萊呂氏曰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胷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

凡其所見都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

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李氏曰君子之親賢也狎以致其愛而以禮存心其尊賢也畏以致其敬而以仁存心無作好則知其惡無作惡則知其善是以能好人能惡人也聖人順性命之理則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故所安者有不必遷也易曰介于石子曰知幾其神乎小人暗於善惡之積則安其所不安而不安其所安故於所不

安有不知遷也易曰困于石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夫石物之安者也惟聖人則能介於所安而至於吉小人則困於所安而至於凶安之則同而安之者則異也故察其所安則君子小人見矣

新安朱氏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

而廢彼也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註非是

王氏曰人之學莫急於與賢人處然親之而不敬則其漸必易畏之而不愛則其漸必疏易之疏之在賢者本無恤也而我何所得哉若是者其於賢者本無所見也人以為賢吾從而賢之耳使有所見則必知所以可尊所以可親者矣從夫子者至於久而不去何也彼於聖人有所見也故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

然則欲與賢者遊要必有所見

廬陵胡氏曰魏徵云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知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謹春秋傳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長樂劉氏曰積而能散者積其學而能散之於政上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於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安安而能遷者國雖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不可以安其安而弗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毛氏說見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曰毋苟得為傷廉也毋苟免為傷義也很鬩也謂爭訟也毋求勝毋求多為傷平也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曰臨財苟得入已則傷廉隅難謂有寇雠謀害

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狠謂小小鬩狠當引過歸已不可求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戒求多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彼已俱疑勿得成言之也勿有勿謂已有此義也

藍田吕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雖君子亦然特主於義而不茍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則得不得有義矣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則免不免有義矣君子所趨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狠者

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不求勝也分者與人共者也如勞逸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故不求多也多聞闕疑孔子之所許也疑而質之自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則寡尤矣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則直者直吾道而已吾何與乎故終日與人辯而不自有也理義者人心之

所同然君子之於天下唯義理所在而已

永嘉周氏曰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

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已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

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當務而衆人之所深戒也

馬氏曰曾子避越寇而子思獨不去衛以義所不得免也孟子受宋薛之贐而郤齊之餽兼金義所不宜得也狠毋求勝君子所以懲忿也分毋求多君子所以安命也蓋剛而不輔以道則至於鬬而危其身矣此狠之所以不可求勝也自天子以達於公侯以至

於士上下有職而尊卑有制不能安其所受而以辭卑疾貧為志則至於犯分而戕義矣於行有疑以之行已則不智在理有疑以之授人則不忠此所以無敢質也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周禮曰聽賣價以質劑蓋質者有決而正之之意也孟子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然則君子之所以直已而無枉者豈自以為善而矜於世哉循理而適然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所以直而不敢有也

山陰陸氏曰毋禁辭勿戒辭

李氏曰君子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故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君子不以為苟難然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廉者重取勇者重死而君子不以為苟易無難也無易也不苟而已矣故冉子為子華請粟為不可則原憲之辭粟君子亦未嘗可也以曾子寇至而去為是則子思之不去君子亦未嘗以為非是也表

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不忮故毋求勝不求故毋求多不忮近仁不求近義

王氏子墨曰君子財有所當得難有所可免得其所當得天下不以為貪免其所可免天下不以為怯至於非所當得君子泊然無欲心非所可免君子毅然無難色葢惟義所在故其處利害若此若懷苟得苟免之心則將何所不至曰苟云者在乎若可得可免之間自衆人觀之亦不為無辭也然君子所為豈直

為有議己者慮哉君子所以過人者以其容物也樂天也待小人以君子何所不容彼狠也而求勝之則隘矣得喪窮達之來我何往而不樂忘其分而過望之則戚矣是二者其患生於有我有我故與物為敵必至於好勝有我則不知天必至於不安分質實也學以疑故進事以疑故立葢疑則問問則明疑則思思則得故君子以亡所疑為能而以有所疑為幸也事疑矣而自以為實其能無咎乎直者順理之謂也

世本無直名有不直而後直名立事上無隱忠與人無隱情理當然耳我何有哉不幸正直之士天下不多有有一人焉則相與咨嗟嘆息以為難事而斯人亦且有自得之色以為能人所不能為固已淺矣而又坐悻悻以速禍者遂以直道為不可行噫此豈直之罪哉罪在於有之耳使天下皆知為理之當然而我無與焉尚復有不直者邪後世至有為人臣者置君於惡而已安受其名獨何心哉

永嘉戴氏曰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無求多皆為財利言也此人所甚病者故三言之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為而止故苟者自恕之辭也毋苟免則於死生之際嚴矣夫人心不可有所求也有所求則經營必得而後止毋求勝求多則血氣有時而定矣此皆私欲之難制者學者能其所當能毋為其所不為則幾於禮矣

費氏曰欲富不欲貧欲得不欲喪人之常情也臨財

不嫌於得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茍得財者無所不為而不思義之可不可則君子不為也好生惡死好安惡危人之常情也臨難冀其或免雖君子無異於衆人然茍可免難者無所不為而不顧義之可不可則君子不為也若曰吾於財必不欲得於難必不欲免則是矯情行怪非中道也故毋茍得毋茍免中之見於臨利害者然也爭而必求已勝分而必求已多是徒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皆偏也故毋求勝毋求多

中之見於處物我者然也事可疑而未決必持一說證而成之不已偏乎三代直道而行不直則道不見君子固無惡乎直然昭昭然自表其直振而矜之以為我所獨有而他人所無是亦私而已矣是亦偏而已矣有其善喪厥善此言善之不可有也不直固不可直而有之又不可故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此君子制行之適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狠毋求勝懲忿也分毋求多平施也疑

事毋質質正也事有可疑勿以臆決正之所謂闕疑

直而勿有不以已直彰彼曲

新安朱氏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

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

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彊辯不能

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毛氏說見前敖不可長章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鄭氏曰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禮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使從俗謂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亦不可常也禮𦉍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

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為尸當如尸之坐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

閒是主人有聽法故鄭云謦且聽禮從宜謂梱外之
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鄭引士匄見公羊
襄十九年使謂臣為君出聘之法朝聘皆有皮馬龜
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
物
清江劉氏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
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曾子之
文記禮者取之非誤留若夫二字則全脫弗信以下

一簡

河南程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大要養其志也豈徒欲養氣乎哉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常也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也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體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周還而無窮也若夫者發語之端蓋舉禮之大旨而言之也

莊氏云尸居而龍見居即坐也推是意也則坐容莊

可知矣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必見其所祭者則立容端可知矣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永嘉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為齊故君子之立如之當是時

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孚顒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顔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顔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

永嘉戴氏曰此論起居動作之禮也古之君子其律

已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為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
儉夫子從衆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彼之君子或異
乎是視聽言動不為非禮而好為是異世驚俗之舉
取惡於人甚以納侮是亦不明夫禮之故也儒行曰
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雖聖人亦不敢為異以駭
俗也夫人心所甚嚴者莫嚴於祭祀如尸如齊其嚴
甚矣宜者義也禮與義俱禮不合宜是為非禮之禮
俗非流俗之謂風俗各有所尚故曰入國而問俗苟

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為禮

王氏曰君子之所以然者凡以養其中也君子之學要在於存養耳非特坐立之際為然若几杖之銘盤盂之戒出門如賓在輿有見無所不用其敬譬猶高其閈閎厚其垣墉則處乎室中者固泰然自若也而昧者不知啟户以延盗乃始操戈以逐之禦其東而攻其西也復至惴惴然視外物如寇讎而以心累之何其惑也安得如顔子者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際以

傳聖學於千載之後乎 又曰言禮者多失於拘攣故人病其難行正如法家守紙上語不求人情所在則動輒有礙而法始弊矣夫禮者天下萬世所通行非止為一槩設也使知時中之義務當其可而已則委巷之人皆可以為禮故曰禮從宜禮不從宜夏裘而冬葛也使不從俗山魚鼈而澤鹿豕也而可乎長樂陳氏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毋輕議禮又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誦詩之多不足以議禮與為使則禮之與使其可不知變哉

廬陵胡氏曰禮從宜從時之宜使從俗役使人必從俗所便舊讀為色吏反恐非

新安朱氏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為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人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孔氏曰自此至往敎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目定親疎者五服之内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疎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為證

藍田吕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為祖父母齊衰期為曽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

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為賔以大夫為賔此所以決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踈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别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

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毁之制恩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不以為厚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以為薄所以因人情而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賔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别男女之嫌凡為此者所以決嫌疑也夫同異是非之所以不明者以無主於内也故曰規矩

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又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有禮則有主於内同異是非之際判然可辨矣故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

石林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别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者定天下之邪正凡天下之事其

疑似而難明參差而不齊可否而莫之定者皆取證於禮非但為制禮言也其定於禮何也定於理而已矣

王氏子墨曰天下之事使其自有定分即禮矣又奚取必於禮惟其在疑似之間人所易惑而不能處者於是一舉而斷之以禮而後天下定何也禮無心而人有情也方圓曲直固不假規矩繩墨者然毫釐之差非質之規矩繩墨則容有可欺者矣夫子作春秋

褒貶之際斷然不易蓋作春秋者夫子也所以為褒貶者非夫子也禮也後世之褒貶乃以意為之宜其紛紛無定論

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故禮主乎辨所以辨天下之理使之各得其當也夫物理各有攸當物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亦因其自然而辨之使不亂耳人不能無親疏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定之而人處親疏之間無不得其當如五服之制有精麤重輕之類是

也事不能無嫌疑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決之而人處嫌疑之際無不得其當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同異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別之而同異判然得其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是非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明之而是非昭然得其當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夫親疏嫌疑同異是非非聖人之所為也特因其理之所在而定之決之別之明之

而已爾故曰禮者理也

長樂陳氏曰易曰陰疑於陽又曰為其嫌於無陽燕義曰不以公卿為賔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葢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

禮記集説卷一